

新義錄

經

第

拾

冊



90579

新義錄卷三十九目錄

經類一

御纂周易折中

子夏易傳之偽

周易正義多偏袒王弼之說

程子易傳多取王弼之說

朱子周易本義附程傳後之失

新本鄭氏周易善於原書

易由河圖而作之說

新義錄

卷三十九

目錄

易不言五行

周易非周公之周

古三墳之偽



新義錄卷三十九

安徽太平縣孫璧文玉塘甫

玉堂

經類一

御纂周易折中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曰 御纂周易折中二十二卷康

熙五十四年 御纂自宋以來惟說易者至夥亦惟說

易者多歧門戶交爭務求相勝遂至各倚於一偏故數

者易之本主數太過使魏伯陽陳搏之說鼠而相雜而

易入於道家理者易之蘊主理太過使王宗傳楊簡之

新義錄

卷三十九

經

一

說濫而旁出而易入於釋氏是編未嘗不用數而不以
盛談河洛致晦玩占觀象之原冠以程傳次以本義未
嘗不主理而不以屏斥讖緯併廢互體變爻之用其諸
家訓解或不合於伊川紫陽而實足發明經義者皆兼
收並采不病異同惟一切支離幻渺之說咸斥不錄至
於經傳分編一從古本尤足正費直以來割裂綴附之
失焉

子夏易傳之僞

書目提要曰子夏易傳十一卷舊本題卜子夏撰按說

易之家最古者莫若是書其偽中生偽至一至再而未
已者亦莫若是書唐會要載開元七年詔子夏易傳近
無習者令儒官詳定劉知幾議曰漢志易有十三家而
無子夏作傳者至梁阮氏七錄始有子夏易六卷或云
韓嬰作或云丁寬作然據漢書韓易十二篇丁易八篇
求其符合事殊墮刺必欲行用深以爲疑司馬貞議亦
曰按劉向七畧有子夏易傳但此書不行已久今所存
多失真本荀勗中經簿云子夏傳四卷或云丁寬是先
達疑非子夏矣又隋書經籍志云子夏傳殘闕梁六卷

新義錄

卷三十九

經

二

今二卷知其書錯繆多矣又王儉七志引劉向七畧云
易傳子夏韓氏嬰也今題不稱韓氏而載薛虞記其質
粗畧旨趣非遠無益後學云云是唐以前所謂子夏易
傳已爲偽本晁說之傳易堂記又稱今號爲子夏傳者
乃唐張弧之易按弧唐末爲大理寺評事有素履子別著錄是唐時又一偽

本並行故宋國史志以假託子夏易傳與真子夏易傳
兩列其目而崇文總目亦稱此書篇第畧依王氏決非
卜子夏之文也朱彝尊經義考證以陸德明經典釋文
李鼎祚周易集解王應麟困學紀聞所引皆今本所無

德明鼎祚猶曰在張弧以前應麟乃南宋末人何以當日所見與今本又異然則今本又出僞託不但非子夏書亦並非張弧書矣

周易正義多偏袒王弼之說

書目提要曰周易正義十卷魏王弼晉韓康伯註唐孔穎達疏易本卜筮之書故末派寢流於讖緯王弼乘其極微而攻之遂能排擊漢儒自標新學至穎達等奉詔作疏專崇王註而眾說皆廢今觀其書如復彖七日來復王弼用六日七分之說則推明鄭義之善乾九二利

新義錄

卷三九

經

三

見大人王不用利見九五之說則駁諸鄭義之非於見龍在田時舍也則曰經但云時舍註曰必以時之通舍者則輔嗣以通解舍舍是通義也而不疏舍之何以訓通於天元而地黃則曰恐莊氏之言非王本意今所不取而不言莊說之何以未允如斯之類皆顯然偏袒至說卦傳之分陰分陽韓註三四爲陰三五爲陽則曰輔嗣以爲初上無陰陽定位此註用王之說帝出乎震韓氏無註則曰益卦六二王用享於帝吉輔嗣註云帝者生物之主興益之宗出震而齊異者也則輔嗣之意以

此帝爲天帝也是雖弼所未註者亦委曲旁引以就之然疏家之體主於詮解註文不欲有所出入故皇侃禮疏或乖鄭義穎達至斥爲狐不首邱葉不歸根其墨守專門固通例然也至於詮釋文句多用空言不能如諸經正義根據典籍源委粲然則由王註掃棄舊文無古義之可引亦非考證之疏矣

程子易傳多取王弼之說

書目提要曰易傳四卷宋伊川程子撰攷楊時跋語稱伊川先生著易傳未及成書將啟手足以其書授門人

新義錄

卷三十九 經

四

張繹未幾繹卒故其書散亡學者所傳無善本謝顯道得其書於京師以示余錯亂重複幾不可讀東歸待次毘陵乃始校正去其重複踰年而始完云云今讀其書但解上下經及彖象文言用王弼註本以序卦分置諸卦之首用李鼎祚周易集解例惟繫辭傳說卦傳雜卦傳無註董真卿謂亦從王弼今考程子與謝湜書謂易當先讀王弼胡瑗王安石三家謂程子有取於弼不爲無據謂不註繫辭說卦雜卦以擬王弼似未盡然當以楊時草具未成之說爲是也程子不信邵子之數故邵

子以數言易程子此傳則言理一闡天道一切人事蓋古人著書務抒所見而止不妨各明一義也

朱子周易本義附程傳後之失

書目提要曰周易本義十二卷宋朱子撰是書以上下經爲二卷十翼自爲十卷日知錄曰洪武初顏五經天下儒學而易兼用程朱二氏亦各自爲書永樂中修大全乃取朱子卷次割裂附程傳之後而朱子所定之古文仍復淆亂云云其說最爲明哲然割裂本義以附程傳自宋董楷已然不始於永樂也此本爲咸淳乙丑九

新義錄

卷三十九 經

五

江吳革所刊不從程傳次第猶爲朱子之原書卷端惟列九圖卷末係以易贊五首筮儀一篇與今本升筮儀於前而增列卦歌之類者亦迥乎不同象上傳標題之下註從三肅本四字今本刪之又雜卦傳咸速也恆久也下今本惟註咸速恆久四字讀者恆以爲疑考驗此本乃是咸速常久經後人傳寫而訛實爲善本

新本鄭氏周易善於原書

書目提要曰新本鄭氏周易三卷 國朝惠棟編初王應麟輯鄭康成易註一卷 按鄭氏易新唐書著錄十卷是唐時其書猶在宋崇文書

目惟載一卷至中興書目始不著錄則亡於南北宋之間其後人附刻於玉海之末雖殘章斷句尙頗見漢學之崖畧於經籍頗爲有功然皆不著所出之書又次序先後間與經文不應亦有遺漏未載者棟因其舊本重爲補正凡應麟書所已載者一一考求原本註其出自某書明其信而有徵極爲詳核其次序先後亦悉從經文釐定復搜採羣籍爲之補編雖因人成事而考核精密實勝原書應麟固鄭氏之功臣棟之是編亦可謂王氏之功臣矣

易由河圖而作之訛

新義錄

卷三九

經

六

書目提要曰易圖明辨十卷 國朝胡渭撰是書專爲辨定圖書而作初陳搏推闡易理行爲諸圖其圖本準易而生故以卦爻反覆研求無不符合傳者務神其說遂歸其圖於伏羲謂易反由圖而作又因繫辭河圖洛書之文取大衍算數作五十五點之圖以當河圖取乾鑿度太乙行九宮法造四十五點之圖以當洛書其陰陽奇偶亦一一與易相應傳者益神其說又真以爲龍馬神龜之所負謂伏羲由此而有先天之圖實則唐以前書絕無一字之符驗而突出於北宋之初然由邵子

以及朱子亦但取其數之巧合而未暇究其太古以來
從誰授受元陳應潤作爻變義蘊始指先天諸圖爲道
家假借易理以爲脩煉之術吳澄歸有光諸人亦相繼
排擊 國朝毛奇齡黃宗羲黃宗炎等爭之尤力然皆
各據所見抵其罅隙尙未能窮溯本末一一抉其所自
來洵此書皆引據舊文互相參證以箱依託者之口使
學者知圖書之說雖言之有故執之成理乃脩煉術數
二家旁分易學之支流而非作易之根柢視所作禹貢
雖指尤爲有功於經學矣

新義錄

卷三十九 經

七

陔餘叢考曰伏羲因河圖而畫卦大禹因洛書而演疇
古無是說也論語河圖與鳳鳥並言但謂王者之瑞耳
其畫卦之由則繫辭下傳明言包犧氏仰則觀象於天
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
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並未言因河圖而起也

易不言五行

陔餘叢考曰五行乃天地自然之理然易卦但取天地
風雷水火山澤而不及五行尙書舜禹授受始言水火
金木土而又列以穀爲六府幾疑唐虞以前尙未以五

者爲定名所謂太皞炎帝少昊顓頊五德迭王者皆後
人追溯之辭也然洪範鯀堙洪水汨陳其五行則又似
鯀以前已有此五行名目者何以易卦初不及之且澤
卽水也坎水兌澤一物而分配二卦而金木之爲用於
天下者轉不及焉其理殊不可解後儒據繫辭天一地
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指爲河圖
之數而以洪範所謂一曰水者配河圖之天一謂之天
一生水而河圖之位一與六居下故又謂地六成之以
洪範所謂二曰火者配河圖之地二謂之地二生火而
河圖之位二與七居上故又謂天七成之

金木土皆倣此又泥

於孔安國易卦本於河圖之說河圖既有此五行是五
行之理已寓於易之中鄭漁仲六經輿論因謂月令之
記四時曰木火土金水者乃五行相生之數虞書之記
六府曰水火金木土者乃五行相剋之數惟易與洪範
所言五行則天地生成之數

卽所謂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云云也是漁仲

亦以爲五行在易中也然天一地二云云本說大衍之
數並未言生水生火也卽以洪範所謂一水二火配之
適相脗合然亦係繫辭推闡河圖之數如此而伏羲畫

卦則但以天地風雷水火山澤取象並未及五行也竊
意伏羲畫卦專推陰陽對待變化之理言陰陽而五行
自在其中其五行之理則另出於圖書唐虞以前圖書
自圖書易卦自易卦不相混也後儒以陰陽五行理本
相通故牽連入於易中而不知易初未嘗論及此也觀
此則余所謂畫卦不本圖書者益非好爲創論矣

周易非周公之周

容齋五筆曰夏日連山以艮爲首商曰歸藏以坤爲首
周曰周易以乾爲首乾天也周匝四時故曰周易非周

新義錄

卷三十九 經

九

公之周也

古三墳之僞

書目提要曰三墳之名見於左傳然周秦以來經傳子
史從無一引其說者不但漢代至唐咸不著錄也此本
晁公武讀書志以爲張商英得於北陽民舍陳振孫書
錄解題以爲毛漸得於唐州蓋北宋人所爲其書分山
墳氣墳形墳以連山爲伏羲之易歸藏爲神農之易乾
坤爲黃帝之易各行爲六十四卦而繫之以傳其名皆
不可訓詁又雜以河圖代姓紀及策辭政典之類淺陋

尤甚至以燧人氏爲有巢氏子伏義氏爲燧人氏子古
來僞書之拙莫過於此故宋元以來自鄭樵外無一人
信之者至明何鏗刻入漢魏叢書又題爲晉阮咸註僞
中之僞益不足辨矣

新義錄

卷三十九

經

十

新義錄卷四十目錄

經類二

日講書經解義

書序非孔子所作

尙書正義孔傳之僞

古文尙書乃王肅僞撰

古文尙書有真僞

馬鄭古文尙書亦非真孔安國本

古文尙書非盡無稽

新義錄

卷四十

目錄

古文尙書多名言法語有裨於政事

尙書今古文皆出壁中

蔡氏書集傳得失

蔡傳引書之誤

尙書駁蔡編糾蔡傳之失

尙書註考訂蔡傳之訛

王柏書疑割裂經文之妄

尙書地理今釋之善

禹貢錐指得失

禹貢會箋得失

舜典當從月正元日分起

太誓有二

康誥非武王命康叔之文

康誥非周公代成王命康叔之文

酒誥梓材非成王之書

孟子所見之武成尙存

尙書大傳非伏生撰

新義錄

卷四十

目錄

二

尙書大傳

孟子所見

酒誥梓材

康誥非武王

康誥非周公

太誓有二

舜典當從

禹貢會箋

新義錄卷四十

安徽太平縣孫璧文玉塘甫

一字玉堂

經類二

日講書經解義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曰日講書經解義十三卷康熙十九年御定尙書一經漢以來所聚訟者莫過禹貢之山川明以來所聚訟者莫過今文古文之真偽然伏生董仲舒劉向劉歆之所推特術家傳會之說程大昌傳寅毛晃之所辨歸新義錄

有光梅鶯之所爭特經生考證之資耳實則尼山刪定本以唐虞三代之規傳爲帝王之治法不徒爲尋章摘句設也是編大旨在敷陳政典以昭宰馭之綱維闡發心源以端慎修之根本而名物訓詁不復瑣瑣求詳蓋聖人之學本異儒生也

書序非孔子所作

漢劉歆曰孔子修易序書班固曰孔子纂書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今考序文於見存之篇雖頗依文立義而識見淺陋無所發明其間至有與經相戾者於已

亡之篇則依阿簡畧尤無所補其非孔子所作明甚顧
世代久遠不可復知然孔安國雖云得之壁中而亦未
嘗以爲孔子所作但謂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與討
論墳典等語隔越不屬意亦可見今姑依安國壁中之
舊復合序爲一篇以附卷末而疏其可疑者於下云

尙書正義孔傳之僞

書目提要曰尙書正義二十卷舊本題漢孔安國傳其
書至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奏於朝唐貞觀十六年孔穎
達等爲之疏永徽四年長孫無忌等又加刊定孔傳之
新義錄

卷四十

經

二

依託自朱子以來遞有論辯至 國朝間若璩作尙書

古文疏證其事愈明其灼然可據者梅鶯尙書考異攻
其註禹貢瀍水出河南北山一條積石山在金城西南

羌中一條地名皆在安國後朱彝尊經義考攻其註書

序東海駒驪扶餘馭貊之屬一條謂駒驪王朱蒙至漢
元帝建昭二年始建國安國武帝時人亦不及見若璩
則攻其註泰誓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與所註論語相反

又安國傳有湯誓而註論語予小子履一節乃以爲墨

子所引湯誓之文

案安國論語註今佚此條乃何晏集解所引

皆證佐分明

更無疑義朱子語錄謂五經疏周禮最好詩禮記次之
易書爲下其言良允然名物訓詁究賴之以有考亦何
可輕也

古文尙書乃王肅僞撰

李榮陞曰僞古文尙書魏王肅所造也據魏志王肅云
堯順考古道而行之僞孔亦云能順考古道而行之六

宗四時寒暑日月水旱如此之類孔皆與王肅同按肅好攻

康成肅爲司馬昭妻父故朝臣多傳會肅議

古文尙書有真僞

新義錄

卷四十

經

三

惠定宇曰孔安國古文五十八篇漢世未嘗亡也三十
四篇與伏生同二十四篇增多之數篇名具在劉歆造
三統歷班固作律歷志鄭康成註尙書序皆得引之特
以當日未立於學官故賈逵馬融等雖傳孔學不傳逸
篇融作書序亦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蓋漢重家學習
尙書者皆以二十九篇爲備於時雖有孔壁之文亦止
謂之逸書無傳之者然其書已入中祕是以劉向校古
文得錄其篇著於別錄至東京時惟亡武成一篇而藝
文志所載五十七篇而已其所逸十六篇當時學者咸

能案其篇目舉其遺文雖無章句訓故之學翕然皆知
爲孔氏之逸書也或曰古文出於晉世若兩漢先嘗備
具何以書傳所引太甲說命諸篇漢儒羣目爲逸書乎
曰今世所謂古文者乃梅賾之書非壁中之文也顧采
摭傳記作僞古文以紿世後世儒者靡然信從於是東
晉之古文出而西漢之古文亡矣

錢辛楣曰古文尙書出於東晉

自鄭冲授蘇愉授梁柳柳授皇甫謐謐授臧

曹曹授梅賾賾乃上其書

江左諸儒靡然從之而河北猶守鄭氏古

義唐初修正義始專用梅氏一家之學自宋訖明攻之

新義錄

卷四十

經

四

者眾矣而終無以窒信古文者之口其故有三謂晚出
書爲僞則並壁中書而疑之不知東晉之古文自僞西
漢之古文自真也謂梅本不可信則鄭本當可信又疑
其出於張霸不知鄭所受於賈馬者卽孔安國之古文
不特非張霸書並非歐陽夏侯本也孔壁本有太誓與
今文同太史公所載許叔重所引鄭康成所註皆真太
誓也自梅書別有太誓乃以舊太誓屬之今來東晉之
太誓固僞西漢之太誓則非僞也且安國爲武帝博士
所傳授卽伏生二十九篇其後得壁中書以今文讀之

字句或異因別爲說以授都尉朝等由是尙書有孔氏之學其增多十六篇雖定其文而無其說故馬季長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也誠知安國之真古文則知增多者十六篇別之爲二十四篇而斷非二十五篇安國所說者仍二十九篇別之爲三十四篇而斷無五十八篇之傳此千四百餘年未決之疑也

馬鄭古文尙書亦非真孔安國本

晉古微序曰書古微何爲而作也所以發明西漢尙書今古文之微言大誼而闢東漢馬鄭古文之鑿空無師

新義錄

卷四十

經

五

傳也自伏生得尙書二十九篇於屋壁而歐陽夏侯傳之後人謂之今文尙書孔安國復得古文尙書四十五篇於孔壁較伏生本多佚書十六篇而安國從歐陽生受業嘗以今文讀古文又以古文考今文司馬遷亦嘗從安國問故是西漢今古文本卽一家大同小異不過行一初非判然二家其稱伏生所授但謂之歐陽夏侯尙書從無稱爲今文者也自後漢杜林復稱得漆書古文尙書傳之衛宏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康成註解由是古文遂顯於世判然二家動輒詆今文歐陽夏

侯爲俗儒今文遂爲所壓及東晉晚出古文之僞遂以馬鄭本爲真孔安國本以馬鄭說爲真孔安國說而不知馬牛冰炭之不可入今畧舉其不可信者數大端後漢杜林傳言林得漆書古文尙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期諸生復能傳之此古文本所自出考漆書每簡一行每行二十五字或二十二字若四十五篇之書漆書於簡則其竹簡必且盈車乃謂僅止一卷遭亂挾持不離不足欺三尺孺子其不可信者一漢書儒林傳

新義錄

卷四十

經

六

孔氏有古文尙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藝文志叙曰孔安國悉得壁中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而東漢諸儒亦謂佚十六篇絕無師說夫孔安國以今文讀古文之訓以古文考今文之本未嘗別自成家其佚書之無師說猶可言也東漢古文力排今文之本而自有其漆書之本力排今文之說而自有其師說則必此佚十六篇者卓然皆有師說而後可以壓倒今文何以今文無之者古文亦無師說乎十六篇既無師說則其二十九篇之師說既不出於今

文又出自何人豈其陰襲其膏陽改其面而又反攻其背乎漢書儒林傳言史遷嘗從安國問故而遷書所載堯典皋陶謨禹貢洪範微子金縢多古文說則史遷爲安國真古文之傳皎如天日今馬鄭堯典皋陶謨微子金縢無逸諸篇無一說不與史遷相反以堯典璇璣玉衡之天文而改爲銅儀以微子篇之太師疵少師彊而誣爲箕比以無逸篇淫亂之祖甲誣爲賢君列於三宗周公攝政十年不並居喪居東數之以爲居東三年而後迎歸歸而後叛叛而後東征東征歸而後居攝七年

新義錄

卷四十

經

七

首尾十二年之久南轅北轍背理害道豈史遷所傳安國壁中之古文反不如馬鄭杜撰臆造之古文乎後儒動以史遷之異馬鄭者擠之爲今文學豈孔安國亦今文非古文乎西漢之古文與今文同東漢之古文與今文異上無師傅且皆反背師傅其不可信者三西漢今古文皆出伏生凡伏生大傳所言者歐陽必同之大小夏侯必同之史遷所載孔安國說必同之猶詩齊魯韓三家實同一家此漢儒師說家法所最重若東漢古文則不然馬融不同於賈逵賈逵不同於劉歆鄭康成又

不同於馬融一稽古而馬以爲順考古道鄭以爲同天
一七政而馬以爲斗七星分主日月五星鄭以爲天地
人四時一六宗而劉歆以爲乾坤六子賈馬以爲星辰
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一五器也馬以爲卽五玉鄭以爲
卽五贄一舜咨二十二人也馬取六官十二牧進四岳
而去四佐鄭以爲九官十二牧兼四佐而去四岳一舜
登庸在位之年也鄭作二十年百歲馬作三十年增百
有十二歲試問何爲古文鄭師馬而異於馬馬師衛賈
而酒誥成王若曰異於衛賈馬衛杜古文應本劉歆
新義錄

卷四十

經

八

而六宗異於劉歆孰真古文孰非古文乎且鄭註大學
康誥帝典之克明德與尙書堯典康誥之克明俊德判
然不同堯典之以同天爲稽古與皋陶謨之以考道爲
稽古不同則鄭亦自異於鄭孰古文乎孰不古文乎有
師傳家法乎無師傳家法乎鄉壁虛造隨臆師心不知
受自何人其不可信者四儒林傳述古文尙書孔安國
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常授虢徐
敖敖授琅琊王璜平中平陵塗暉子真子真授河南桑
欽君長是安國之傳授與杜林衛宏迥不相承不知杜

林所得之本卽安國壁中之本乎抑別自一本乎伏生
得自複壁孔安國得自共王廢宅河內女子得自老屋
何以杜林本不言得自何所其師說亦不言授自何人
旣無師傳何有家法其不可信者五予尋繹有年深悉
東漢杜林馬鄭之古文依託無稽實先東晉梅傳而作
僞不惟背伏生背孔安國而又鄭背馬馬背賈無一師
傳之可信也

古文尙書非盡無稽

書目提要曰梅賾之時去古未遠其傳實據王肅註而

新義錄

卷四十 經

九

附益以舊訓故釋文稱王肅亦註今文所解大與古文
相類或肅私見孔傳而祕之乎此雖以末爲本未免倒
置亦足見其根據古義非盡無稽

按古文平正疏通無一言違於
理道其可疑在來歷不明耳

古文尙書多名言法語有裨於政事

阮芸臺曰古文尙書孔傳出於東晉自朱子疑之漸爲
世所詬病然其中名言法語實出於古之聖賢案宇文
周主視太學太傅于謹爲三老北面訪道謹曰木受繩
則正后從諫則聖帝再拜受言唐太宗見太子息於木
下誨之曰木受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據此兩引皆作受
繩今書作從繩當

是別本陸氏釋文未載唐太宗自謂兼將相之事給事中張行成

上書以爲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爭上甚善之唐總章元年太子上表曰書曰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伏願逃亡之家免其配役從之凡此君臣父子之間皆得陳善納言之益唐宋以後引經言事得挽回之力受講筵之益者更不可枚舉然則讀書者但求其書之有裨於家國身心與否而不必以人斥爲僞從而附和之也

尚書今古文皆出壁中

陔餘叢考曰孔安國書序魯共王欲壞孔子宅於壁中

新義錄

卷四十

經

十

得先人所藏虞夏商周之書此古文尚書之出壁中者也今文尚書安國謂伏生口以傳授者似非出於壁中然史記云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起流亡漢定天下伏生求其書已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班書藝文志亦云伏生壁藏之又劉歆移太常博士書云伏生尚書初出屋壁朽折散絕是今文尚書亦出自壁中故孔穎達謂伏生初亦得於壁間傳教既久誦文熟遂以口授而安國因謂之口以傳授也劉向別錄武帝末民間有得泰誓於壁間者獻之使博士讀

說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又後漢書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文泰誓三篇論衡亦云宣帝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尙書一篇於是尙書二十九篇始定按今文尙書二十八篇增泰誓爲二十九篇則所謂逸尙書者卽是泰誓是泰誓亦出自壁也按此泰誓係僞書蓋遺秦有挾書之禁學者多藏書於屋壁以避時禁而俟後世固不獨孔壁中一本也後漢書杜林傳林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尙書一卷雖遭艱困握持不離其時孔氏古文傳未行故新義錄

卷四十

經

七

寶之如此蓋亦先儒所藏而晚出者可見秦時藏書者不止一處也

家語謂壁書孔子裔孫子襄所藏按史記子襄爲漢惠帝時博士而漢書惠帝除挾

書之禁則襄既身爲博士豈有不出之以廣其傳而尙錮諸屋壁者隋經籍志漢武時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是藏書者名惠非襄也

蔡氏書集傳得失

書目提要曰書集傳六卷宋蔡沈撰慶元己未朱子屬沈作書傳至嘉定己巳書成考沈序稱二典三謨經朱子點定然董鼎纂註於正月朔旦條下註曰朱子親集書傳自孔序止此其他大義悉口授蔡氏併親稿百餘

段俾足成之則大禹謨猶未全竣序所云二典三謨特約舉之辭鼎又引陳櫟之言曰

按櫟此條不載所作書傳纂疏中蓋其書傳折衷之

朱子訂傳原本有曰正月次年正月也神宗說者以爲舜祖顓頊而宗堯因以神宗爲堯廟未知是否如帝之初等蓋未嘗質言爲堯廟今本云云其朱子後自改乎抑蔡氏所改乎則序所謂朱子點定者亦不免有所竄易故宋元以來儒者多議其失明洪武中修書傳會選改定至六十六條 國朝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亦多所考訂釐正蓋在朱子之說尙書主於通所可通

新義錄

卷四十

經

三

而闕其所不可通見於語錄者不啻再三而沈於股盤周誥一一必求其解其不能無憾也固宜然其疏通證明較爲簡易且淵源有自大體終醕元與古註疏並立學官而人置註疏肆此書明與夏僕解並立學官而人亦置僕解肆此書固有由矣

蔡傳引書之誤

書目提要曰蔡傳註釐降二女于媯汭引爾雅水北曰汭爾雅無此文又註西伯戡黎引史記紂使膠鬲觀兵註星有好雨引漢志軫星好雨史記漢書亦均無此文

此則偶然筆誤未足以累全書

尙書校蔡編糾蔡傳之失

書目提要曰尙書校蔡編明袁仁撰是編糾蔡沈之誤
所論如粵若越若之前後異訓三百六句有六日乃宋
歷非古歷方命當從蜀志晉書所引梅賾事不出晉書
宣夜有漢郝萌所傳非無師說并州不在冀東醫無閭
卽遼東不得旣爲幽州又爲營州烏鼠同穴實有其事
用爽厥師爽訓失說築傳巖爲版築遯于荒野爲甘盤
西伯戡黎爲武王四輔非三輔之義洪舒通作洪荼虎
新義錄

卷四十 經

三

賁不掌射御荒度作刑不連耄字爲句皆確有所據

尙書註考訂蔡傳之訛

書目提要曰尙書註考明陳泰交撰是書皆考訂蔡沈
書傳之訛謂有引經註經不照應者三條又有同字異
解者三百二十三條皆直錄註語不加論斷其同字異
解者一字或有數義抉摘未免過嚴其不照應者三條
如凡厥正人引惟厥正人爲證曰若稽古帝堯引越若
來爲證德懋懋官引時乃功懋哉爲證則前後顯相矛
盾誠蔡氏之疏畧矣

王柏書疑割裂經文之妄

書目提要曰書疑九卷宋王柏撰柏之學名出朱子實則師心自用與朱子之謹嚴絕異柏作是書動以脫簡爲辭臆爲移補其併舜典於堯典刪除姚方輿所撰二十八字合益稷於皋陶謨此有孔穎達正義可據者也以大禹謨皋陶謨爲夏書此有左傳可據者也以論語咨爾舜二十二字補舜讓於德弗嗣之下其爲堯典本文抑或爲他書所載如鬻子述帝王遺語之類已不可知見賈誼新書以孟子勞之來之二十二字補敬敷五教在

新義錄

卷四十 經

七

寬之下則孟子明作堯言柏乃以爲舜語已相矛盾然亦尚有論語孟子可據也至於堯典皋陶謨說命武成洪範多士多方立政八篇則純以意爲易置一概託之於錯簡有割一兩節者有割一兩句者何脫簡若是之多而所脫之簡又若是之零星破碎長短參差其簡之長短廣狹字之行款疏密無一定也其爲師心杜撰竄亂聖經已不辨而可知矣其所辨說如謂盤庚之言所欠者理明辭達又信泰誓序十有一年之說謂武王承祖父之餘慶藉友邦之歸心氣燄既張體貌且盛改元

紀年視紂猶諸侯後世曲爲覆護反生荆棘又謂大誥甯王貽我大寶龜西土有大艱人亦不靖之語無異唐德宗奉天之難諉之於定數是排斥漢儒不已併集矢於經文矣豈濂洛關閩諸儒立言垂教之本旨哉

尙書地理今釋之善

書目提要曰尙書地理今釋一卷 國朝蔣廷錫撰是書訂定諸儒之說者如堯典宅嵎夷則據後漢書定爲朝鮮正薛季宣于欽之誤宅西則據黃度尙書說不限以一地正徐廣史記註之誤釐降嵎洧則據孔安國傳陸德明釋文之說正水經註媯洧二水之誤舜典恆山則據渾源曲陽之道里正漢志上曲陽之誤滎波旣豬則據傳寅之說正孔傳滎波分二水之誤又訂定蔡沈集傳之說者如禹貢治梁及岐則據曾攸之說辨其非呂梁狐岐九河旣道則據經典釋文辨簡潔非一河灘沮會同則據元和郡縣志元豐九域志辨此沮水非汜沮浮于濟潔則據漢書地理志陳師凱書傳旁通辨其誤從庾闡吳都賦註和夷底績則據水經註時瀾書說辨巖道以西無夷道盤庚于今五遷則據史記索隱辨

新義錄

卷四十

經

五

邢卽音耿祖乙並未兩遷以及三危有二嶓冢亦有二熊耳有二而實一雍梁二州兼得岷山荆梁二州各有沱潛南亳西亳皆湯所都均考訂精核足證往古之謬並釋後儒之惑至於崑崙河源之說非惟訂漢儒之謬並證元史之非是則恭逢 聖代混一輿圖得以考見其實據尤非前代經師輾轉耳食者比矣

禹貢錐指得失

書目提要曰禹貢錐指二十卷圖一卷 國朝胡渭撰

宋以來註禹貢者數十家精核典籍推是編爲最至於

新義錄

卷四十 經

六

陵谷遷移方州分合數千年內往往不同渭欲於數千載後皆折衷以定一是如郭璞註山海經臨渝驪成已兩存碣石之說渭必謂文穎所指臨渝爲是漢地理志所指驪成爲非終無確驗又九江一條堅守洞庭之說不思九江果在洞庭南則經當曰九江孔殷江漢朝宗于海矣徐文靖之所駁恐渭亦不能再詰也千慮一失殆不屑闕疑之過乎

禹貢會箋得失

書目提要曰禹貢會箋十二卷 國朝徐文靖撰書中

皆先引蔡傳而續爲之箋博據諸書斷以己意如汾水
西入河非東入河徒駭卽河之經流非別有一經流三
江旣入終以南江北江中江爲正九江在潯陽非洞庭
皆不爲蔡傳所囿至於蔡山則闕其所疑不主寰宇記
周公山卽蔡山之說於惇物則取金史地理志謂在乾
州武亭縣今武功縣之東南二百里三危山引西河舊
事爲昇雨山謂史記註作卑羽山蓋字之誤並辨胡渭
之譌皆具有考證惟信山海經竹書紀年太過是則僻
於好古不究真僞之失耳

新義錄

卷四十一 經

七

舜典當從月正元日分起

陔餘叢考曰伏生今文尙書但有堯典而無舜典今所
傳舜典自慎徽五典以下至陟方乃死據伏生今文俱
在堯典之內孔安國所謂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是也
孔壁古文書序有舜典篇目而安國書傳散逸不可考
其以慎徽以下分爲舜典則自東晉始孔穎達云東晉
初梅賾上孔傳猶闕曰若稽古帝堯等二十八字多用
王范之註補之而皆以慎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之初至
齊建武中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傳乃表上之事未施

行隋開皇中購遺典始得之是也

陸德明釋文謂梅賾上古文尙書亡舜典

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肅註堯典從慎徽以下分爲舜典以續之又云舜典一篇本之王肅則以慎徽以下爲舜典或自肅始自是遂以曰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冠於慎徽

之首而爲今之舜典孔穎達作正義本之蔡沈作集傳亦本之然按孟子咸仰蒙章引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孟子在未焚書之前必親見尙書真本而引之爲堯典則此明是堯典之文而晉人分在舜典中者悞也孟子不足據而晉人反足據乎况史記堯本紀直至禪位後二十八

新義錄

卷四十

經

文

年殂落始畢凡今舜典所載察機衡定巡狩封山濬川及制刑法誅四凶等事皆在堯本紀中班固稱遷作史記多從安國問故安國乃治古文尙書者而遷本之作堯紀如是可知古文堯典原不止於釐降二女而必至遏密八音方止也晉人徒以慎徽以下皆舜之事遂分爲舜典不知禪位於舜是堯晚年一極大事叙舜之功正見堯之禪讓得人賓門納麓皆是堯試舜之事而俱在慎徽以下若遽從慎徽截斷則堯之事未了成何堯典耶况舜典末總叙舜三十登庸至陟方乃死作結以

此例之則今舜典中二十有八載至四海邊密八音正
是堯典之總結是堯典必當以邊密八音爲止而非可
分慎微以下屬舜典也惟此篇若但從月正元日起似
無頭緒則大航頭所得曰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雖真
假不可知而卽以乃命以位冠於月正元日舜格於文
祖之上亦屬語氣緊接固無不可要之今舜典邊密八
音以前乃堯典之文月正元日以後則舜典之文試平
心玩其文義則知此說雖創論而實定論矣錢梅溪謂
舜典舜讓
于德弗嗣之下緊接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中間似有
簡錯王柏謂論語堯曰咨爾舜數語當在此說頗有理

新義錄

卷四十

經

九

太誓有二

汪仲伊曰太誓有二伏生今文在九年孔壁古文在十
一年今文太誓在藝文志二十九篇中止一篇漢初婁
敬董仲舒終軍皆引之夏侯歐陽皆有師說不得以爲
僞太誓也古文太誓出於孔壁有三篇在五十九篇中
馬融目不見古文反疑今文太誓爲僞不知今文太誓
乃記九年觀兵時事古文太誓乃記十一年伐殷實事
春秋國語孟子荀卿禮記所引多是十一年之太誓與
漢初人所引詳畧互見今文太誓之存於史記及詩疏

者尙有端緒而古文太誓則自僞書三篇出而原本多佚三篇之一尙完具二篇三篇皆僅有存者魏源書古微不知太誓有二合今文古文而並集之遂混一篇之今文三篇之古文牽合爲一非也若劉逢祿以今文之引於漢初者創名爲戰國太誓龔自珍太誓啓問言今文無太誓古文亦無太誓則尤荒經之論矣

康誥非武王命康叔之文

陸祁孫曰康誥非武王也衛本殷故都武庚未誅尙爲三監地不得預授之康叔也其文曰朕其弟小子封又新義錄

卷四十

經

羊

曰乃寡兄勅此非周公之言乎史臣恐後世遂以王爲公也特發其凡曰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洪之爲言代也言成王命公代誥康叔公固不敢專而必冠之以王若曰也多方周公曰王若曰例亦互見又何疑於大誥之肆朕誕以爾東征乎若漢書所引嘉禾假王莅政勤和天下此則劉歆之所僞造者耳

王西莊曰爾雅釋詁鴻代也洪與鴻通自唐以下學者不讀爾雅卽一洪字失其訓詁不知周公代王之義而朕其弟又實是兄語弟之詞遂疑此篇爲武王書無論

書序孔子所作言成王封康叔顯有明文不可駭且定
四年傳祝鮀明言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
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分康叔以殷民七族命
以康誥而封於殷鮀衛之祝史稱述其先君受封事安
得有誤僖三十一年傳衛成公夢相奪康叔享命祀相
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不歆其祀相之享不可以
間成王周公之命祀此甯武子述其先君受封之命又
安得誤豈左傳不足信而幾千年下憑臆自撰者反可
信耶

新義錄

卷四十

經

三

康誥非周公代成王命康叔之文

王氏蠲術篇曰蔡傳云書序以康誥爲成王書今詳本
篇康叔成王叔父不應以弟稱之或謂周公以成王命
誥故曰弟然既謂之王若曰則爲成王之言何遽自以
弟稱之也且康誥酒誥梓材言文王者非一而無一語
及武王何耶

李小湖曰書序以康誥爲成王書朱子本吳棫書稗傳

改爲武王書蔡傳從之按康叔封衛在成王時

竹書及
犬傳皆

作成王其稱朕弟寡兄者郝氏敬謂周公勤勞天下莫
四年

非武王之事况封爵尤非臣子所得專故辭必稱武徐氏位山謂周公假武王之命以作辭猶武王合文王之年以紀歲皆不忍忘先王之義趙氏佑謂古者封諸侯於廟周公相成王封康叔於武王之廟故卽假武王之辭所以終武王之志是三說得之足證康誥爲周公代武王之辭明矣

酒誥梓材非成王之書

李小湖曰憚氏敬謂康誥武王之書也酒誥梓材成王之書也未免強作解事按酒誥之文曰乃穆考文王曰

新義錄

卷四十

經

三

文王誥教小子曰尙克用文王教皆不及武王曰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乃武王受命之謂是與康誥同爲周公代武王之辭非成王之辭卽梓材亦然至王啟監以下乃周公稱述武王命監之意申戒成王稱成王爲今王以別於上文之王而其下因稱武王爲先王曰用憚先王受命此總結三篇與篇首總冒遙爲起訖衛世家云爲梓材示君子可法則卽指此稱先則古之言也憚氏以酒誥梓材不曰小子封爲與康誥異辭抑思康誥小子封祇發端三見及後一見特加稱於封命要語

以示重耳其他王曰封嗚呼封汝封往哉凡十二乳皆不加小子與酒誥梓材同此屬文之體何所致異

孟子所見之武成尙存

程縣莊曰孟子於武成取二三策蓋惡其侈言殺戮而啟後王之忍度古篇所載必若逸周書世俘解馘魔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之說故曰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乃若今之武成不過漂杵一語爲孟子所惡他言伐暴救民修文偃武發政施仁無非盛王之舉雖曰于湯有光可

新義錄

卷四十

經

重

也豈惟二三策可取哉世有季長必知此非孟子所見之武成也案漢書律厯志頗引武成之文其書是否出於安國未可知新莽之世曾立於學官未幾而廢鄭康成云武成逸篇亡於建武者是也然武成逸篇其實未亡康成未之攷耳然則武成今安在與曰卽世俘解也蓋徵諸漢志之所引乎世俘解云維四月乙未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國此以武成命篇之意故首言之其次云惟一月丙辰旁生魄若翼日丁巳

漢書丙作壬丁作癸王乃

步自周于征伐紂漢志曰此武成也其次云越若來二

月漢書二
作三誤

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于商則咸劉商王

紂漢志曰此武成也其後又云時四月既旁生魄越六

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廟若翼日辛亥祀于位用籥

于天位又云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

漢志皆以爲此武成也書同文同而所言殺戮之多復

與孟子合則舍是篇而謂別有武成其誰信之然則鄭

氏何以言其亡也夫建武之際莽之所立俱擯斥矣或

取而納諸逸周書之中更名世俘解其事久遠非漢末

之人所能詳也史記敘伐紂事采僞秦誓與逸書克殷

新義錄

卷四十

經

雷

解居多於武成則以見棄於孟子而僅錄其序逸書之

斷爛難稽又非學士家所常誦習遂令建武以後人閒

不知武成之尙存不亦異乎或曰世俘解未見孟子之

所取也曰此篇自薦俘殷王鼎以下昭告上帝祖考及

正侯伯之位而賓之先後有倫禮樂交作孟子焉得而

勿取哉嗟乎伏氏而外古書蕩然矣使天不憖遺武成

於此則欲起而訂二十五篇之眞僞者其猶碎照乘之

珠而借明於燭火耶然則安國之十六篇其有無不足

論矣

尙書大傳非伏生撰

書目提要曰尙書大傳四卷禋遺一卷舊本題漢伏勝撰玉海載中興館閣書目引鄭康成尙書大傳序曰伏生為秦博士至孝文時年且百歲張生歐陽生從其學而受之音聲猶有譌誤先後猶有舛差重以篆隸之殊不能無失生終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劉向校書得而上之凡四十一篇銓次為八十一篇云云然則此傳乃張生歐陽生所述特源出於勝爾非勝自撰也

新義錄

卷四十

經

五

新義錄卷四十終

新義錄卷四十一目錄

經類三

子貢詩傳之僞

毛傳非毛萇所作

毛詩正義爲朱子所取

歐公并未廢小序

程子亟稱小序

朱子并未廢小序

朱子註詩有兩本

新義錄

卷四十一

目錄

朱子詩集傳詭異甚多

梁氏詩傳旁通不附合朱子

朱氏詩經疏義多補詩集傳之闕

王氏詩經稗疏考核之精

王柏詩疑刪削經文之妄

韓詩外傳之失

古詩三千之說

孔子刪詩之說可疑

三百篇無淫詩

魯頌非奚斯作

詩與史不合

詩與春秋相表裏

新義錄

卷四十一

目錄

二



詩與春秋相表裏

詩與史不合

魯頌非奚斯作

新義錄卷四十一

安徽太平縣孫壁文玉塘甫一字玉堂

經類三

子貢詩傳之偽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曰詩傳一卷舊本題子貢撰實明豐坊所作明史坊本傳稱坊為十三經訓詁類多穿鑿世所傳子貢詩傳即坊編本者是也其說升魯於邾鄆之前降鄭於鄧曹之後大雅小雅各分為三日續曰傳皆與所作申培詩說同二書皆以古篆刻之不知漢代

新義錄

卷四十一

經

一

傳經悉用隸書故孔壁科斗世不能辨謂之古文安得獨此二書參用籀體郭子章李維楨皆為傳刻釋文何鏗收入漢魏叢書毛晉收入津逮祕書并以為曾見宋榻皆謬妄也

毛傳非毛萇作

讀書勝錄曰世傳詩毛傳為毛萇作蓋據後漢書儒林傳云趙人毛萇長傳詩是為毛詩故也隋書經籍志亦云毛詩二十卷漢河間太守毛萇傳然考鄭康成詩譜云魯人大毛公為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

之以小毛公爲博士。陸璣毛詩草木疏曰：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爲之叙。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卿授魯國毛亨。亨作訓詁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康成元恪距毛公較近。當得其真。然則作詩傳者。毛亨非毛萇審矣。

毛詩正義爲朱子所取

書目提要曰：毛詩正義四十卷。漢毛亨傳。鄭元箋。唐孔穎達疏。自鄭箋既行。齊魯韓三家遂廢。孔穎達因鄭箋

新義錄

卷四十一

經

二

爲正義終唐之世人無異詞。至宋鄭樵恃其才辨無故而發難端。南渡諸儒始以指擊毛鄭爲能事。元明專宗朱傳。漢學遂亡。然朱子從鄭樵之說。不過攻小序耳。至於詩中訓詁。用毛鄭者居多。後儒不考古書。不知小序。自小序傳箋。自傳箋闕。然佐鬪遂併毛鄭而棄之。是非惟不知毛鄭爲何語。殆併朱子之傳亦不辨爲何語矣。

歐公并未廢小序

世謂舍序言詩者。始於歐陽修。核公作詩本義。其序問篇云：毛詩諸序與孟子說詩多合。故吾於詩常以序爲

證云然則公固未嘗舍序也

程子亟稱小序

程子云詩小序必是當時人所傳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者是也不得此何由知此篇是甚意思若大序則是仲尼所作

朱子并未廢小序

陔餘叢考曰詩序先儒相承謂子夏作毛萇敬仲又從而潤益之朱子說詩盡廢小序雖欲另成一家言究屬臆說然觀白鹿洞賦有曰廣青衿之遺問樂菁莪之

新義錄

卷四十一

經

三

長育或舉以爲問朱子曰舊說亦不可廢然則考亭亦未嘗必以小序爲非也

朱子註詩有兩本

書目提要曰詩集傳八卷宋朱子撰朱子註易凡兩易稿其初著之易傳宋志著錄今已散佚不知其說之同異註詩亦兩易稿凡呂祖謙讀詩記所稱朱氏曰者皆其初稿其說全宗小序後乃改從鄭樵之說是爲今本卷首自序作於淳熙四年中無一語斥小序蓋猶初藁序末稱時方輯詩傳是其證也其註孟子以柏舟爲仁

人不遇作白鹿洞賦以子衿爲刺學校之廢周頌豐年
篇小序辨說極言其誤而集傳乃仍用小序說前後不
符亦舊稿之刪改未盡者也楊慎丹鉛錄謂文公因呂
成公太尊小序遂盡變其說雖意度之詞或亦不無所
因歟

朱子詩集傳訛異甚多

書目提要曰朱子詩集傳其間經文譌異馮嗣京所校
正者如鄘風終然允臧然誤焉王風牛羊下括括誤枯
齊風不能辰夜辰誤晨小雅求爾新特爾誤我胡然厲

新義錄

卷四十一

經

四

矣然誤爲胡月辛卯月誤日家伯維宰維誤豕如彼泉
流誤流泉爰其適歸爰誤奚大雅天降滔德滔誤慆如
彼泉流亦誤流泉商頌降予卿士予誤于凡十二條陳
啟源所校正者召南無使虓也吠虓誤厲何彼襍矣禮
誤禮衛風遠兄弟父母誤遠父母兄弟小雅言歸斯復
斯誤思昊天大慄大誤泰楚茨以享以祀享誤饗福祿
膺之膺誤媿畏不能趨趨誤趨不皇朝矣皇誤遑下二章同
大雅溥彼涇舟溥誤淖以篤于周祐脫于字周頌旣右
饗之饗誤享魯頌其旂棨棨誤花商頌來格祁祁誤

祈祈凡十四條又傳文譌異陳啟源所校正者召南騶虞篇貍牝豕也牝誤牡終南篇黻之狀亞象兩弓相背亞誤亞弓誤已南有嘉魚篇鯉質鱗鱗誤鯽又衍肌字甫田篇或耘或耔引漢書苗生葉以上脫生字隕其土誤墮其土頰弁篇賦而比也誤增興又二字案此輔廣詩童子問所增小宛篇俗呼青雀雀誤鶩文王有聲篇減成溝也成譌城召旻篇池之竭矣章比也誤作賦閔予小子篇引大招三公穆穆誤三公揖讓賚篇此頌文王之功王誤武駒篇此言魯侯牧馬之盛魯侯誤僖公凡十一條

新義錄

卷四十一

經

五

史榮所校正者衛風伯兮篇傳曰女爲悅己者容己下脫者字王風采芣篇蕭荻也荻誤荻唐風葛生篇域營域也營誤坐秦風蒹葭篇小渚曰沚小誤水小雅四牡篇今鴉鳩也鴉誤鴉蓼蕭篇在衡曰鸞衡誤鑣采芑篇卽今苦曹菜蕒誤蕒正月篇申包胥曰人定則勝天定誤眾小弁篇江東呼爲鴨鳥鴨誤鴨巧言篇君子不能聖讒聖誤暨凡十條蓋五經之中惟詩易讀習者十恆七八故書坊刊版亦最夥其輾轉傳譌亦爲最甚至其音叶朱子初用吳棫詩補音其孫鑑又意爲增損頗多

舛迂史榮作風雅遺音已詳辨之茲不具論焉按集傳千引禮記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禮記無此文當由筆誤

梁氏詩傳旁通不附合朱子

書目提要曰元梁益詩傳旁通於朱傳所引故實一一引據出處辨析源委其中如聖人之耦則引西漢書劉歆論董仲舒語見堯於羹見舜於牆則引後漢書李固傳以明出典或朱子所未詳者亦旁引諸說以補之如五絨五總引陸佃之語三單引鄭箋羨卒孔疏副丁之類亦間有與朱子之說稍異者如頃筐暨之集傳音許

新義錄

卷四十一

經

六

器切大雅民之攸暨集傳音許既切者從陸德明經典釋文益則引禮部韻謂許既切者在未韻音韻註云取也許器切在至韻音泊作巨至切朱子之音與禮部韻不同云云是是非非絕不堅持門戶也按朱傳大旨在發明美刺之旨而名物訓詁則其所畧

朱氏詩經疏義多補詩集傳之闕

書目提要曰元朱公遷詩經疏義墨守朱子不踰尺寸而亦間有辨證如卷耳篇內朱子誤用毛傳舊說以崔嵬爲土山戴石公遷則引爾雅說文明其當爲石戴土

又七月之詩朱子本月令以流火在六月公遷推驗歲
差謂公劉時當五六月之交皆足以補集傳之闕又集
傳所引典故一一詳其出處卽所引舊說原本不著其
名者如衛風之趙子註爲趙伯循小雅斯干篇之或曰
註爲曾氏之類皆一一考訂雖與宏旨無關亦足見其
用心不苟也

王氏詩經稽疏考核之精

書目提要曰詩經稗疏 國朝王夫之撰是書皆辨名
物訓詁以補傳箋諸說之遺如詩譜謂得聖人之化者

新義錄

卷四十一

經

七

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此則據史記謂雒
陽爲周召之語以陝州爲中線而兩分之則周南者周
公所治之南國也證之地理亦可以備一解至於鳥則
辨雌鳩之爲山禽而非水鳥雀角之角爲味詩意言雀
實有角鼠實有牙於獸則辨九十其特之語當引爾雅
七尺曰特之文釋之不當以黃牛黑唇釋之駢剛之剛
爲稠則以牛脊言之於草則辨萋爲萑葦之屬而非萋
蒿薇自爲可食之菜而非不可食之蕨於木則辨詩言
樸者實今之柞言柞者實今之櫟榛楮之榛卽詩之所

謂樹而非榛栗之榛於蟲則辨螽斯莎雞蟋蟀之各類
而非隨時異名之物果羸負螟蛉以食其子而非取以
爲子於魚則辨鱣之卽鯉而集傳誤以爲黃魚鮪之似
鯉而集傳誤以爲鱒魚於器用則辨集傳訓重較爲兩
輪上出軾者之未諳車制及毛傳訓棨爲厯錄厯錄爲
紗車交縈之名而集傳增一然字之差於禮制則辨公
堂稱觥爲飲酒於序而非如集傳所云幽公之堂祿將
之訓爲灌與奠一義而厯詆白虎通灌地降神之謬皆
確有依據不爲臆斷其謂猗嗟爲作於魯莊如齊觀社
新義錄

卷四十一

經

八

之時指莊娶哀姜而言則據爾雅姊妹之夫曰甥以釋
甥字謂無衣爲作於秦哀公則指楚之僭號以釋王字
義亦可通

王柏詩疑刪削經文之妄

書目提要曰詩疑二卷宋王柏撰是書攻駁毛鄭不已
併本經而攻駁之攻駁本經不已又併本經而刪削之
其以行露首章爲亂入據列女傳爲說猶有所本也以
小弁無逝我梁四句爲漢儒所妄補猶曰其詞與谷風
相同似乎移綴也以下泉末章爲錯簡謂與上三章不

類猶著其疑也至於召南剛野有死麕邶風剛靜女鄘風剛桑中衛風剛氓有狐王風剛大車邱中有麻鄭風剛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籜兮狡童褰裳丰東門之擘風雨子衿野有蔓草溱洧秦風剛晨風齊風剛東方之日唐風剛綢繆葛生陳風剛東門之池東門之枌東門之楊防有鵲巢月出株林澤陂凡三十二篇

按書中所列之目實止三十一篇一篇疑傳刻者脫其一篇

又曰小雅中凡雜以怨

誹之語可謂不雅予今歸之王風且使小雅粲然整潔其所移之篇日雖未具列其降雅爲風已明言之矣又

新義錄

卷四十一

經

九

曰桑中當日采唐權輿當日夏屋大東當日小東則併篇名改之矣此自有六籍以來第一怪變之事也柏亦自知詆斥聖經爲公論所不許乃託詞於漢儒之竄入夫漢儒各尊師說字句或有異同至篇數則傳授始然其增減一一可考并無竄入之事則是書確爲孔門之舊本柏何人斯敢奮筆而進退孔子哉至於謂碩人第二章形容莊姜之色太褻秦風黃鳥乃淺識之人所作則更直排剛定之失不復託詞於漢儒矣後人以柏嘗師何基基師黃榦榦師朱子相距不過三傳遂併此書

亦莫敢異議是門戶之見非天下之公義也

韓詩外傳之失

書目提要曰韓詩外傳十卷漢韓嬰撰藝文志有韓內傳四卷韓外傳六卷內傳亡於北宋時惟外傳至今尙存然自隋志以後即較漢志多四卷蓋後人所分也其書雜引古事古語證以詩詞與經義不相比附故曰外傳中間阿谷處女一事容齋隨筆已議之他如稱彭祖名並堯禹稱長生久視稱天變不足畏稱詔用干戚稱舜兼二女爲非稱荆蒯芮僕不恆其德語皆有疵謂柳

新義錄

卷四十一

經

十

下惠殺身以成信謂孔子稱御說恤民謂冉有稱吳楚燕伐秦王皆非事實顏淵子貢子路言志事與申鳴死白公之難事皆一條而先後重見亦失簡汰然其中引荀卿非十二子一篇刪去子思孟子二條惟存十子其去取特爲有識又繭絲卵雛之喻董仲舒取之爲繁露君羣王往之訓班固取之爲白虎通精理名言往往而有不必盡以訓詁繩也是書之例每條必引詩詞而未引詩者二十八條又吾語汝一條起無所因均疑有闕文李善註文選引其孔子升泰山觀易姓而王者七

十餘家事及漢泉二女事今本皆無之疑並有脫簡至
藝文類聚引雪花六出之類多涉訓詁則疑爲內傳之
文傳寫偶誤董斯張以爲外傳所佚又似不然矣

古詩三千之訛

陔餘叢考曰司馬遷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爲三
百五篇孔穎達朱彞尊皆疑古詩本無三千今以國語
左傳二書所引之詩校之國語引詩凡三十一條惟衛
彪侯引武王飢歌其詩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謂武王
克殷而作此謂之飢歌名之曰支使
後人監戒及公子重耳賦河水二條是逸詩僅刪存詩三十

新義錄

卷學一

釋

七

之一也左傳引詩共二百十七條其間有邱明自引以
證其議論者猶曰邱明在孔子後或據刪定之詩爲本
也然邱明所述仍有逸詩則非專守刪後之本也至如
列國公卿所引及宴享所賦則皆在孔子未刪以前也
乃今考左邱明自引及述孔子之言所引者共四十八
條而逸詩不過三條成九年襄五
年三十年其餘列國公卿自引

詩共一百一條而逸詩不過五條

莊二十二年襄八年
昭四年十二年二十

六年又列國宴享歌詩贈答七十條而逸詩不過五條

僖二

十三年襄二十六年二十
八年昭十年二十五年

是逸詩僅刪存詩二十一

也若使古詩有三千餘則所引逸詩宜多於剛存之詩
十倍豈有古詩則十倍於剛存詩而所引逸詩反不及
剛存詩二三十份之一以此而推知古詩三千之說不
足憑也又他書所引逸詩惟論語素以爲絢句管子浩
浩者水育育者魚四句莊子青青之麥坐於陵坡四句
禮記射義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八句緇衣昔我有先正
其言明且清八句韓嬰詩有雨無極傷我稼穡二句大
戴禮驪駒在門僕夫具存四句汲冢周書馬之剛矣轡
之柔矣二句其他所引皆現存之詩無所謂逸詩也戰

新義錄

卷四十一

經

五

國策甘茂引詩曰行百里者半於九十黃歇引詩曰樹
德莫如滋除惡莫如盡又引詩曰大武遠宅不涉

史記作大

武遠宅而不涉

范睢引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

心呂覽愛士篇引詩曰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君賤人
則寬以盡其力古樂篇有象爲虐於東夷周公遂之乃

爲三象之詩權勳篇引詩曰惟則定國音初篇引詩曰

燕燕往飛行論篇引詩曰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踣
之必高舉之原辭篇引詩曰無日過亂門漢武詔引詩

曰九變復貫知言之選凡此皆不見於三百篇中則皆

逸詩也按行百里句本古語見賈誼策樹德二句姚本
作引書則泰誓也木實二句吳師道謂是古語則皆非
詩也呂覽君君子二句全不似詩將欲毀之四句與國
策所引周書將欲敗之數語相同則亦非詩也惟大武
遠宅不涉及燕燕往飛數語或是逸詩耳又韓非子先
聖有言曰觀存摩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可奈何其句
法似詩然曰先聖之言則亦非逸詩也推此益可見剛
外之詩甚少而史遷古詩三千餘篇之說愈不可信矣
按詩本有小序五百一十一篇此或卽古詩原本孔子
卽於此五百一十一篇內刪之爲三百五篇耳

新義錄

卷四十一

經

三

孔子刪詩之說可疑

良齋雜說曰詩以風雅頌爲四始而吾於十五國風竊
有疑焉周南召南爲周公召公之詩當文王時燕魯未
封故以南名之邶鄘衛本三監之地并封於康叔非三
國也王者何平王也春秋王人雖微必序諸侯之上左
傳周鄭交質稱爲二國君子非之今以王列於十五國
而又在邶鄘衛之後其謂之何若云王道衰微雅降爲
風則豳風王業之始宜與生民篤公劉並稱何爲居十

五國之末耶叔虞封於唐子燮卽爲晉侯今蟋蟀刺僖
公椒聊刺昭公無衣刺武公葛生刺獻公而不名晉風
檜滅於鄭曹亡於宋猶備小國之數春秋時若宋若杞
若蔡若許若滕薛虞虢莒邾之屬與於盟會豈無一篇
足錄何孔子刪詩如是其乖闕耶以愚度之孔子修春
秋者魯之春秋孔子刪詩者魯之樂章也徵之季札聘
魯請觀於周樂使工歌周南召南次邶鄘衛次王次鄭
次齊次豳次秦次魏次唐次陳自檜以下無譏焉合之
十五國風一如其數惟次豳於齊次魏於秦先後畧有
新義錄

卷四十一

經

古

參差其云自檜以下疑尙有餘風不止一曹也孔子刪
詩亦因魯之舊而已夫詩與樂合而夫子曰吾自衛反
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言雅頌而不言風豈風之
所尙有未得者耶毛西河亦謂論語曰詩三百又曰誦
詩三百則在夫子未刪定時原是三百未有夫子自刪而
可以自定其數且歷歷自稱者也又陸奎勳陸堂詩學謂
三百篇爲史克所定非孔子所刪說雖新奇究無實據

三百篇無淫詩

解春集曰毛稚黃說三百篇無淫詩予善之詩古序雖
或不盡出卜子大要漢儒去古未遠必確有所師承而

漢之傳詩者四家自鄭康成受毛詩於馬融融作傳康
成作箋謝曼卿亦受諸毛公而傳賈徽衛宏賈逵之徒
毛學遂孤行於世其所以孤行至今者必可以兼浮邱
轅固韓嬰三家之學而獨成其是者也孔子於鄭謂其
聲淫非以詩也所謂鄭聲好濫淫志是也考之古序可見吾觀
春秋鄭六卿餞韓宣子於郊子蠡賦蔓草子太叔賦褻
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同居子柳賦稗今而宣子喜之
其非淫詞明矣不然鄭伯享趙孟於垂隴七子賦詩而
伯有爲戮夫非以牀第之言踰闕乎哉嗚呼明於思無

新義錄

卷四十一

經

五

邪之旨亦可信三百篇無淫詩其說爲不誣矣

陔餘叢考曰按左傳吳公子季札觀周樂爲之歌衛曰
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
是其衛風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
其先亡乎全無一語及於淫亂則概以衛鄭二國之詩
爲淫奔者過也愚按李光地詩所論鄭衛之錄淫詩引春秋之書亂臣賊子爲之證揚名時詩經刺記謂鄭風不盡淫詩而聖人亦兼存淫詩以示戒立論最爲平允

魯頌非奚斯作

陔餘叢考曰魯頌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言奚斯造此廟

也而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云奚斯頌僖歌其路寢曹植承露盤銘序亦云奚斯頌魯則竟以此頌爲奚斯所作矣說見顏師古匡謬正俗及袁文襄牖間評按揚雄法言曰正考父嘗睢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嘗睢正考父矣太尉楊震碑云敢慕奚斯之追述樹碑石於墳道則以奚斯爲作頌又不止王延壽曹植也

詩與史不合

陔餘叢考曰詩與史有不相合者魯僖公滅項伐邾取須句取訾婁取濟西田以楚伐齊春秋皆譏之至夫人

新義錄

卷四十一

經

六

姜氏會齊侯于陽穀夫人會齊侯于卞季姬及鄆子遇于防近於淫矣豈爲有道之主及觀魯頌四篇皆爲僖公而作駟頌僖公也有駟僖公君臣有道也泮水頌僖公張修泮宮也闕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以列國而升爲頌儼然與清廟猗那同列彼史克奚斯之徒何其工爲諛辭哉乃夫子旣取魯頌而闕宮泮宮坰牧淮夷之事其不書於春秋則又何也若鄭伯克段于鄆左氏謂其多行不義穀梁亦謂段失子弟之道而詩之叔于田曰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太叔于田曰

叔善射忌又良御忌其與京叛太叔段何不侔哉曲沃之事雖不見於春秋然史記晉世家記曲沃桓叔殺昭侯晉人發兵攻之莊伯弑孝侯晉人復攻之是眾所不與也而詩之揚水曰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則政者半從者半矣大抵詩人之言美頌善禱而不可爲實錄何怪今之人稱功祝壽盈箱滿軸耶

詩與春秋相表裏

王伯厚曰詩與春秋相表裏詩之所刺春秋之所貶也小雅盡廢有宣王焉春秋可無作也王風不復雅君子

新義錄

卷四十一

經

七

絕望於平王矣然雅亡而風未亡清議益慄慄馬擊鼓之詩以從孫子仲爲怨則亂賊之黨猶未盛也無衣之詩待天子之命然後安則篡奪之惡猶可懼變風終於陳靈而詩遂亡夏南之亂諸侯不討而楚討之中國爲無人矣春秋所爲作歟

新義錄卷四十一終

